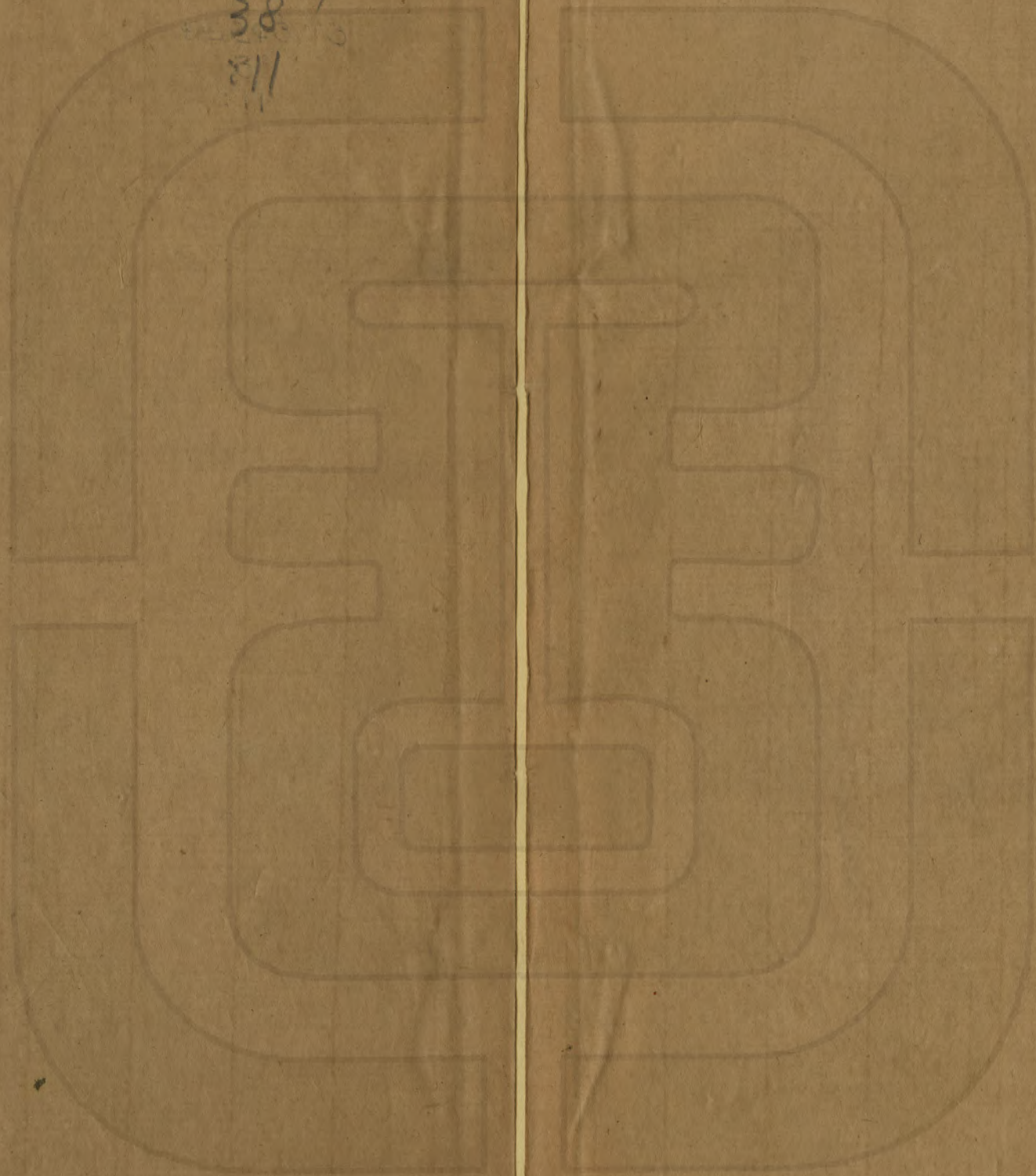


永新縣志

250.159

38

811



永新縣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記 序 碑 傳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記

元龍仁夫邑人

進士設科以來宋為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為盛廬陵屬州若縣八衣冠科目鼎鼎吾永新為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蟄然鄉校歸立劫灰間龜蚨龍文煜燿故無恙天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於今二十年自行省入貢若干人擢上第為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君自鄂省以書諭曰將更為新碑以昭盛事願誌之予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對殿陛為前三人某為宰相若名卿大夫某汝家父若兄孺子勗之予不肖流落且衰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數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為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階樹大名邇之署旂常鐘鼎遠之流芳大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尙相與懋敬之哉至順癸酉仲春朔日

永新進士題名記

明解 縉吉水

吉之屬邑有九而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人才之出尤盛



自進士設科擢高第至宰相者永新劉楚公爲稱首繼之者周益公與文信公也然則永新豈非權輿激勸視九邑爲尤盛也歟故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永新擢進士第者多出於名家世族祖孫兄弟聯芳襲武至元猶然也入國朝垂三十年乃復以薦魁江右進擢甲科豈非久塞而通時往而復發此爲之兆與蓋扶輿清淑之氣必有所鍾當於山明川秀觀之予行視九邑永新之山川雄時秀傑人生其間者固必有以享富貴成功名不可誣也矧聞昔者唐姚牛二公皆嘗游學禾山故楚公自少景慕則有以追配之而無愧則今有欲景慕楚公者又何不可及哉是在人之立志也於是學宮立進士題名碑予作記以爲永新人士勸然爭先決科者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予知必自學校始永樂丙戌腊月朔

龍溪賀氏詩人堂記

解縉

吉郡詩人堂祀唐杜參軍審言以下在郡城之南歲久而圯今龍溪詩人堂作於永新賀氏賀氏之先諱弁字德成者宋元祐中有詩名大爲蘇黃所稱賞後奉母隱居龍溪時稱菊軒先生鄒城詩人堂杜參軍以下其一人也今其裔孫仲善學者稱爲東里先生少學詩於龍琴皋琴皋麟洲從子也授受有緒聞范德機楊仲宏之教於馮獎翁馮翼翁兄弟講貫益精其於詩之學抱負爲不淺而年七十有八矣乃於龍溪舊宅謀建先祠而作詩人堂其前樹屏楹間列敘詩人姓字塗以金漆使不漫滅歲時祀先燕毛於此

講論詩道以不忘其先詩 撥於後也郡城詩人堂之圯或以賀氏而復有建也江西詩派或由吉郡復盛而自江西倡於天下也東里先生之用心豈不遠且大歟然吾嘗患夫論詩者之拘於氣習而自是詩道之衰其在於是也浙人學詩新以麗其失也靡閩人學詩故以幽其失也柔江右之學詩豪以奇其失也鄙然非高古今之得失則喻道德之瀟漓興觀羣怨庶幾有存者可一變而至道焉復其源於正葩暢其支於屈宋揚其波於建安障其濶於李杜陶韋之澹泊朱邵之精淳詞意俱至而雅頌可興江西詩派始有光於前人東里必將以予爲知言也

思親堂記

明鄒緝范陽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三

思親堂者清澗縣學教諭禾川陳氏致中作之以致思親之情也致中始以學諸生領薦江西會府會試禮部以次選爲學官清澗者延安郡之北境地界甯夏在西北極邊處與江南相望爲絕遠致中念其去家萬里而有母在堂高年獨居不得朝夕侍養於左右心常思之而不忘故因學舍所居之堂而名之以此今年夏以職事來朝京師請於予曰致中不幸少失父獨賴母之教以有所立方是時家貧不能以盡菽水之歡今幸竊名薦書忝爲學官以有薄祿於此欲奉母而來以少致其養而母之年已高南北之間道里悠遠恐非所以安吾母之心也故不果而中心懸懸未嘗一日而遂替願先生有以教之庶幾得少慰其思焉予惟人子之於

親方其居膝下之養極朝夕之歡怡怡愉愉日承顏色無違別之  
戚無違離之憂當此時未知其有可思也及其違親戚去鄉里身  
仕於時遠居萬里之外於是念其親而不可見欲求一日之權而  
不可得則思慕之情纏綿之心有不能以自已焉此陟屺陟岵必  
極其情之所至而白華之詩所爲作者也狄梁公登大行而望白  
雲殆亦若是而已耳致中斯堂之作其殆有得於是乎雖然親固  
其所當思矣然徒思之無益也蓋思所以盡其道者乎蓋道之如  
何亦曰盡其職之所當爲而保其身於無過而已矣夙夜盡瘁無  
忝所生於以顯身而揚名使人皆稱曰以賢誠若是則不特思親  
之能盡其孝且亦有以慰親之思而悅夫親矣若夫甘旨之備祿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四

養之豐此特爲孝之末事而非孝親之本也永樂庚子秋七月朔  
吉

揚休軒記 有引

明襄 王

劉敷巡撫湖廣謁見襄王王禮之甚厚賜之匾曰忠愛賜  
號曰揚休軒并爲之記

人生天地間形稟其氣性具其理也天地以是氣理賦於人人以  
是氣理而泰天地氣與理無二氣必有理理必有氣是氣也本於  
有生大不可限量剛不可屈撓而體其至盛哉體雖至盛人當養  
之使顯實而無少虧故息之出若揚氣休物其來無窮也推三代  
之前考漢唐之後盛氣顯實物休率有其人堯舜之時稷契皋夔

佈揚休之功時雖無養氣之名而都兪吁咈揚休乎唐虞者皆由自然之養著自然之克也協於克一式克欽承伊傅之養有以揚休乎商迪知天威修和有夏周召之養有以揚休乎周以至蕭曹丙魏之流房杜姚宋之輩騰聲華昭事功亦皆由所養有以揚休乎漢與唐也厥後又有王李韓范司馬公以所養而揚休乎有宋孰非盛氣顛實之達歟劉都憲棊榮少負剛大之氣克於所養以義滋其顛而外邪不能干以善培其實而外誘不能入蓋有盛氣顛實之功得孟氏之學者矣故自御史歷今官駁歷中外者三十年所至之處秋霜嚴肅和風之嘘不遺烈日煖炎甘雨之濡必繼奸宄屏跡黎庶仰見仁恩揚休之功見於政九重淵衷而簡在者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五

久矣爲鹽梅爲霖雨其不在於叔榮哉他日秉鈞持衡必以代諸公之功而揚休乎時運嘉謨踵芳躅由宋而唐而漢等而上焉以追三代唐虞之相盛氣顛實之功不亦大乎庸記以俟都憲名敷叔榮其字也吉之永新人也中景泰辛未進士揚休軒其別號云皆成化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永新知縣張公臨行記

國朝李紱臨川人

知永新縣事韋齋張公爲民除積世之患禽大憝建議設兵於西鄙之阻其利可百世乃竟以是落職邑人聚旛罷市塞城奔行在乞留再四不報將歸矣尋以發官粟賑饑民貧者不時償被劾不得行士民感憤設櫃於公生祠義助且千金始脫然言歸以今八

月將俶裝永新人士聚而言曰公有功於吾邑也大矣以爲民請命棄其官又以發粟賑民而淹於此雖繼粟繼肉於今三年匪報也今真歸矣公歸不復其若何或曰吾將製錦屏志之以詩歌其庶幾乎或曰吾將繡公衣列姓名焉庶用識不忘哉於是先行二日薦紳先生暨弟子員具鼓吹列隊送錦屏詣公寓舍前設綵亭莊嚴妙麗金汁大書其額曰義山慈父張樂就坐公譙有頃耆民率子弟數百人送錦衣張樂治具如前羅拜稱觥無算爵歡竟夕明日永新營軍士歌樂壽公作甘涼西音踏舞竟日又明日公晨起徒行遍謝士民士民焚香清道綵輿列仗中置食案手卮酒者百數雜踏拜跪進公鞞擁闕不得行老者泣下公亦愴然爲卒數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六

十爵至不可支始就輿不數十武復設餞具如前人蓋眾欷歔大息者千數皆踞仍進鞞奉觴歡侑久之至城門則衢盡塞人肩相摩或喪屨衣有裂者向晡公始登舟皆環拜於岸麾之不忍去則皆買舟追數十里旣越境始參差返初公譙前一日大雨水溢東南二門橋皆沒或疑遠鄉不能來向晚則衝雨走百十里而集者百餘人車馬不得行則皆徒跣褰裳以至幾溺不止雨亦旋歇此行霽旭暄妍歌呼溢里巷皆作春色送者旣返歷昨觴餞地淒清掩泣山川蕭條真秋氣矣人心悲愉幾於轉移天地噫異哉嘗疑史冊所書上所以化民與民之所以德上或文者之過以今觀之信不誣矣且公之所以感民者皆國法之所爲致罪焉者也民之

心其不可同於國之法乎昔公鄉先正范文正公有云居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以罪而致民感之如此信乎其不可無哉

王忠孝炎午祠記

國朝張景齡邑令

新邑南阜王姓宋忠孝炎午先生宗派也炎午安城人永新有王氏亦得追崇之宜矣况爲宋忠孝乎炎午初名應梅字鼎翁克上舍生與丞相文信國同遊宋亡丞相募兵勤王翁杖策謁軍門丞相嘉納曰爲小范老子權授以職佐戎事不就以母病去及丞相被執翁爲文生祭之速之以死蓋一時爲義所激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改名炎午迹跡邱園不問世外事奉母三十年至廬墓不懈哀毀骨立有勸以進味惜身答曰暮年雞黍之歡祇成昨夢終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七

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其篤孝純至又如此宜其廟享天壤詎僅祀在庭族邑文學王生大勳一日謁予言生系出安城汝源與炎午同派自二十一世祖敷碩翁徙邑四都南阜於今十四世矣春秋祀炎午亦如安城諸祠禮罔敢缺願得祠記以表先德予謂安城有炎午專祠自有專記茲無庸贅王生乃援前柯令爲五都文氏撰信國祠記固請予因得讀炎午所遺吾汝藁卽其事以書之以見忠孝之行凡其子姓族屬皆能世守勿替則炎午之大有造於先也其又何嫌於贅



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

唐李遠

會稽賀憑以著作郎出宰永新其行也其色似若有不釋者一時  
學省憲府之友咸共語之舉杜甫詩云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  
乃相與賦詩送別秦東亭隴西李遠獨後至舉杯而前日子無以  
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古者公侯之地方百里自秦以來大縣且  
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十而有餘漢晉以士爲之宰俾教其鑿  
井耕田養生送死而無憾歲賦其租以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  
以榮祿之也特養其廉以教民爾士旣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止  
盡心以理之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詐暴憎斯無愧於取直而不  
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爲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一

與荆楚爲隣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  
之其君子好義而尙文其小人力耕而喜鬪而其俗信巫鬼悲歌  
激烈嗚嗚鼓角鷄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  
勿以險遠難治而自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其爭因其  
利而役之則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  
老慈幼悉知而勸於爲善自無懷詐暴憎之習矣然後手揮五絃  
於堂上樂其志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靜居仁由義皞皞熙熙同登  
壽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事待子三載而來歸報政也  
勉之行無忌

文山詩史序

明劉定之邑人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  
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  
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  
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而有待於天勝人之有日也  
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  
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  
後有跋尾序跋中有闕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闕而不書使  
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  
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  
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二

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  
盡勵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面再拜引頸受刃  
之際而後有決志哉於序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  
孤竹之二子予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污矣伯  
顏拘於江艦宏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  
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  
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  
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  
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  
有采薇首陽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

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以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也故讀是詩而不盡傷者予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概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錄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

譚烈婦詩序

明羅倫  
承豐人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三

自有生人以來天地之常經閑節義而立者也夫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迺餽鼎鑊而甘刀鋸卒之動天地感鬼神以立人極而位天常此孰使之然哉節義之閑人心無以尙矣若宋譚婦趙是已婦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未幾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污之屠兒瞰於梁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犬彘敢污吾哉母子遂俱遇害血漬禮殿八磚宛如婦抱嬰兒狀或磨煨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嚙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時若二婦者天實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

旌禾川省椽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戰  
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以刃脅之  
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二百年得  
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下上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  
難師起永豐峒民變夏克紹妻黎氏賊欲屈之黎不屈瞋曰我死  
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賊果戰敗死此猶慷慨亂離耳若夫遭  
世承平從容就義不尤難乎吾見其人矣邱咨疇妻熊氏年二十  
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從夫死年二十五丁達常妻聶氏未嫁  
聞夫死從之年二十吳恆鑑妻曾氏夫死從之年二十三黃宣德  
女年二十一其夫邱病以身代死之由是觀之婦持節義而淪草  
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道而然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  
結於心而不可解也爲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  
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穹官厚祿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日以  
婦人則艷然怒一旦變故窳伏忍恥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甯  
不愧死耶丙戌同年陳君粹之來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  
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詠歌刻石於祠命  
知縣李愷屬序於倫是闕人道之大知當務之急也乃連書之以  
愧爲人臣子而棄君父者嗚呼枋世道者盍亦知先所務哉成化

乙未冬十月

選司訓李先生任滿考績序

劉時邑人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四

我朝監元代取士之弊大興文教以端治本凡學宮之長貳例取科貢之有聲者爲之外藩課其能者入爲內翰或爲御史爲監胄之屬外則爲令宰爲提學之任擇其能所以重其官右其官所以優其人凡以治天下之本在此故也吾邑司訓李先生然廣西蒼梧人也妙年捷秋闈授六合司訓居三載遭祖喪去任服闋補今職至則念慈闈遠隔顧屏宇頽圯無迎養之地憂形於色貳守柳公楷嘉其孝爲葺其舍而親至矣啟處寢息之微皆躬任之弗以訛人雖竭勞動弗辭歲時伏臘舉觴稱壽祿雖薄而衣柔膳甘未嘗乏絕性介直不容人過諸生稍不協於理輒面戒之雖尊且貴弗少貸有欲先得貢者暮夜懷白金爲餉先生正色拒之其以身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五

爲範不爲聲音笑貌之末者大率類此今年春任滿蓋將上天官而角毀最也予將有以爲先生告曩予居陪京見市有液銅爲器者雜鉛與鋅器成利刃以夷之屑炭以磨之躍而出之光彩溢目雖善辨者不別其鉛與鋅也鬻者填市息十倍焉有他工睥睨之口若贖物也猶獲善值吾將劣之乃擇蜀銅之至精者治之不雜他物不磨不淬真質見焉日鬻於市弗售其一贖者竊笑之而卒弗易其業也今天下之士其猶器焉雜鉛與鋅售而獲厚息者比比然也彼天然真質與商鼎周彝爭高下其不爲贖之所笑者幾希以是驗之吾恐先生之器弗賈也雖然當此神聖憲天爲治秉鈞又哲法古作弼先生之才之德必將有能辨之者矣但不可以

廣者之笑而易其業也若然則內外要路不次當遷擢其進甯有既乎

賀莊侯天勅先生榮膺薦剡序

明劉元卿安福

安成之西徼與永新壤相錯也永新之與安成壤相錯也其地亦西徼界縣吳楚之交若所謂白土洞上峽嶂野塘諸地盤據深壙賊出沒其中與安成山盜朋結縱橫更互居物中盜之家張目視之相顧莫敢發又其地民習健刁與吾里中人往來善和親或詭稱細民爲族黨里屬若軍匠戶籍之類間取贖自潤其人亦藉是賣重於王者竊喜相附一有物故輒稱主人殺之恐喝受賂得貨無筭稍不滿志越縣訴上官動連數十輩寧下旁郡邑山農腹粟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六

對吏倒囊相啗惟恐其不欲也以故吾里之人徃徃視新邑令侯之賢否以爲安危蓋自吾莊侯下車以來一承余陳二公舊政無所變更而於盜賊越訴之民劓艾尤深里中帖然咸稱侯之德不容口予時知侯之政而未知其所以獻歲侯以書爲期會於明新書院予因得結三日之歡乃知侯家世爲令又聞大公會稟業於廬山胡先生稱高足門人而侯復受學於耿叔子予乃握侯手曰侯世令也必有令譜又世學也必有學譜曷相與深談之予將深聽之侯曰吾亦安能卑卑作一能事吏乎且吾獨不得稱賈生語哉夫古之爲治者能使民自愛而重犯法吾將修鄉約誦民以禮使人人浸涵於篤厚辭讓而潛消其慄悍之氣此不猶賢於刀筆

搏擊以塞其末流者耶予作而嘆曰予何幸哉予何幸哉予乃於末世而得聽古人之言也昔者予蓋聞諸懷溪吳侯吳之令安成別其座師其座師勉之曰古人之政在方冊可稽而知邇日政不逮古卽舉業可推已先輩爲時文則無不用教養講說政事其立政事則無不以教養勤修職業今兩者皆不然卽然者咸以爲無奇且鄙薄之此豈非世道升降之一驗乎言未既莊侯起謝曰知道哉斯言豈獨吳公凡有守令之責者宜人書一道朝誦而夕復之予時心重莊侯之有志乎政本也旣別去時時私念必曰莊侯莊侯已莊侯用治行得首列直指薦牘明新諸學士賀生某等謂予雅知侯以書幣請一言爲賀予曰薦牘謂何曰敬慎如處子明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七

達如素官云爾已矣予曰嘻斯亦予所謂知其政而未知其所以者也知其有令譜而未知其有學譜者也卽侯拳拳於明新津津於鄉約倘亦有意胡耿二先生之微旨乎其進於漢良吏遠矣人亦有言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則知之者亦彌寡蓋徃徃而然於是諸學士進曰直指卽未能深知侯然而予知之耿中丞知之未可謂寡也予起謝曰某安敢當侯知己雖然不敢不叙其語以爲侯賀也

贈邑侯純臺薛公入覲序

明甘雨 邑人

夫吏治詎不以廉爲稱首哉顧古之廉也仁而惠今之廉也刻而深其較有不容不置辨者今夫士之廉猶女之貞然女子不以貞

故驕人士亦豈容以廉故而沾沾爲名高一爲名高其去爲厚利  
無幾耳嘗觀三代以上世風敦龐不見可喜之物士之執圭僨爵  
爲人臣者慮無不矜名行飭簞簋故自非莘莖之操首陽之餓未  
嘗有以廉名者逮德下衰苞苴公行貪人敗類於此有人焉介石  
其心深雪其行傲車羸馬鶻衣穀食庭有懸魚衙無長物巍然置  
其身於履霄之上自謂天下皆不己若於是訑訑距人悻悻自好  
憑其意氣以凌駕一世我是而人不敢非吾是我非而人不敢是  
吾非窠曰一定斷無動搖比其臨下方且繁鉤距峻鉗罔使人重  
足側目畏之如蒼鷹其害乃有猛於不廉者此無他不學故也吾  
特候毘陵薛公氣度春容恬澹其天性自少秉學於王父方翁大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志 文徵

八

老與聞洙泗正傳屹有鉅人志已復與比部君昆弟師友競以宇  
內大業自命居常恂恂語若不出口而晰理極於毫芒體若不勝  
衣而宅心超於物表故其爲吾邑也甫下車卽孳孳詢民疾苦徵  
輪聽自上無櫃頭無美人而尤勸民無訟訟多斥減或不得已而  
有所質成一惟多方曉譬動其良心使自引去未嘗輕科一銀輕  
罰一楮闔以內如禪室闔以外如熙臺槩之其廉則莘莖首陽之  
屬也然且大開明新講院集九邑之賢士大夫與之抉天人窮性  
命而其歸一本之倫常不爲鉤棘元遠之譚四方學者質疑辨難  
娓娓移日不極明誓不止一時士民雲集景附以爲二百年來所  
希睹者此非其功深養邃洞徹本原而能爾乎夫世之庸眾人無



論已卽名爲賢者稍有片長輒不勝矜詡誇耀之態惟恐人不已  
知跡其治行豈不燁赫究也利盡於一時名墮於晚節回視吾侯  
其分量懸絕宜何如今上方崇尚風節亟下所司察舉廉吏以聞  
臺使者當茲大覲能不以吾侯首應明詔乎侯徃哉人之知侯者  
廉焉耳要以貞不絕俗廉不近名則子游之所稱而侯之學所由  
本也異日者躋華陟廡以其宰吾邑者宰天下必且據其堯舜君  
民之志見之行事令天下囿於仁覆而不知誰之功而後知侯之  
學之宏以遠直接莘莖而上之若彼首陽猥云得仁然隘也而刻  
近之庸足多乎請書之以備悼史

刻浮玉洲會課序

甘雨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九

國制以經術取士則吳越諸家先鳴其後閩士登壇直將超乘而  
上之卽世有污隆槩其推本考亭研精訓誥吳越殆難爲先余不  
佞少治博士家言家大人肱篋探笥取莆田蔡先生蒙筮授之率  
有味乎其言已徼天幸兩雋有司皆是物也自余屏居山間目不  
涉佔畢忽忽若遺比承匱視學桂林因取宇內士所就業讀之摛  
詞吐藻爛焉春葩而律以蒙筮之旨合者什一離者什九余竊竊  
然異之豈師心自匠誠有高出前聞人上乎建安陳侯少負宏才  
以春秋魁南宮擢令吾邑甫下車卽進諸生於庭試之拔其高等  
聯會浮玉洲嘉與之譚古始稱先民諸所爲制稅不輒於正經雖  
工弗錄積久成帙會侯移治廬陵乃哀次其中程者若干篇付之

梓人而屬余弁其首余覽斯作而嘆曰勤哉我侯之意乎竊惟訓  
詁之學昉自漢儒亡慮數十百家至考亭折其衷而後聚訟之喙  
息蓋六經之僨詔孔氏之素臣也考亭正學傳之閩故閩士獨得  
其宗二百年來名公卿碩輔習其說取上第流聲施者不爲少矣  
而邇時學者見謂是卑卑無奇居常詆訾先進鼎食必薦新胡爲  
乎陳芻狗以羞賓筵於是悉取考亭之說決裂之甚者雜以竺乾  
糝以柱下家靈蛇戶和璧沾沾然挾之以爲奇不知奇與詭同情  
而異用兼用正則奇偏用奇則詭用詭爲奇此與耳食何異古之  
君子才情合醞釀深其書非六籍不陳其法非百王不師其爲文  
嶙峋若泰岱浩漾若滄溟雖極蹕絕終不以離經畔道之語竄而

人於儒林故以先民爲鵠何必奇何必不奇而要之不奇之奇斯  
真奇也善乎子瞻氏之論文也曰水有瀾山有突文有奇是故水  
外無瀾山外無突今不務其然而徒餽餘膏掇拾殘藩苟以說  
厭常者之口而本真已漓將使知味者頽頽而哇之抑又何奇之  
與有吾邑士多敏穎而架阻隩區尠所聞覲居常思染指大方而  
靡其繇幸哉侯申之以功令詔之以周行聯之以載書范之以矩  
矱微獨苦心亦旣苦心士生當其世有不屬厭正誼而滑其和於  
他門者非夫也今觀編中所載類皆挾藻邱墳程則史漢居然大  
方遺旨循此而進由莆田以上溯考亭脈絡得時則駕黃耳玉鉉  
焉往而不宜多士勉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我侯有焉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敢非以爲多士勗如日斯言也卑之無奇而竟以芻狗詆之則請質之子瞻氏

送湯侯字襟入覲序

許孚遠

上御極二十有八載於茲明年辛丑當大計羣吏我邑父母湯侯從岳牧大寮行先期佐領諸君造余乞言爲侯贈余惟吏治之難察民隱之難周蓋自昔然矣今天子在位大會有大役軍興遣中使誅求山海關而銀錢下令司農督責郡縣逋賦頗急有司者不得已率日夜疲精以催科爲第一義然或綜核無術弊實叢生多出入於奸胥黠吏之手財民日困而賦不足公私俱病可深慨也侯起家乙科由廣文選令吾邑人或易之侯至則竣立繩檢以威

永新縣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徵

十一

嚴御下衆爲廩廩徐搜括歷歲賦籍盡得其影射侵漁所在責之輸納如數而寬其罪罰宿逋一清其徵賦於糧里雖貴豪不少假借初若嚴急而公課全完先於他邑四境之內雞犬無驚公庭之上詞訟簡省人以是服侯之政侯聽斷大都得情有巧詐者不得逞邑中曾無冤濫之獄舊以麟經典試南畿稱得士其與諸生校藝品題靡不精確亦嘗禮延鄉縉紳先生及羅清人士於公舍商論聖學蓋有意於明道術正人心之舉焉先師文廟歲久傾圮侯觀之亟爲修葺煥然一新其嘉惠於斯文也蓋甚厚余觀侯易直果敢有良吏才卽蒞政兩朞其效如此茲隨諸大寮入覲天子承咨問必以遠方小民疾苦望拯恤爲言易窮則變變則通上亦將

幡然覺悟收回礦稅之使與民休息於時展布四體熟察人情弊之未革者當盡革利之未興者當盡興道可大行民可大治豈止一政一事之善而已哉侯固孜孜焉有待而爲未量也侯吉產也吉多先生長者與予爲同志侯於予視若他山之石而予與侯每效芹曝之忱相期以道相信以心故今之贈行也述侯之德政而冀侯之將來有非言語之所能盡者敬以是答諸君之請爲贈

代沈邑侯永新課士錄序

賀中男 邑人

予最愛昌黎氏之論文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巨細畢浮交亦猶是也夫注水盈池石髮緣之蘆藻被之適取清泚小致而已若乃巨海決漉欲吐百川激天輪而迴地軸此甯與尋常尺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二

寸之波較巨細哉予初入禾川從石隙中溯流而上石與水爭勝怒濤人立響震鼙鼓同行者惴惴骨寒予獨留連欣賞以爲此中必有魁梧挺特之士產焉比進諸士而庭揖之其人磊落多丈夫氣又進諸生而羣試之其文率矯傑多風雲氣予深喜其才而慮其不盡軌於格也於是月爲之會會必予親蒞之諸生每奏一藝予未嘗不面爲甲乙予或賞一竒指一瑕諸生未嘗不相顧踴躍人人滿志以去也夫舉禾川諸生人各具獨往之才才各具孤詣之力高者氣與格合如廣陵濤湧極蕩雲沃日之觀次者氣溢於格辟之秋水時至卽浮萍斷梗不無漂泊其中而瀕河之勢使人目遠其視操觚家所謂矜莊剜削之習瑟縮寒儉之風與夫折腰

齟齬之態夷然有所不屑也予既於其未盡合者稍用孫吳步武之法裁之其佳者副墨不勝錄乃取而付諸梓人昔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邇者禾陽解頤第小邇異時予庸是謀諸士大夫而有學宮之役諸生乘運勃起振夏聲於海內其在茲乎夫昌黎起八代之衰而開衡岳之雲皆氣之所爲耳若曰一鼓作之僅爲科名先資也非予所望於諸生矣

周五禾先生固安縣六論註解序

國朝 賀貽孫 邑人

善治民者不用民之樂爲善也而用民之恥爲惡用民之樂爲善舉國不得一焉用民之恥爲惡則邱里可共治也上失其道民之不樂爲善久矣怡淫成風恬爲固然見一修謹從善者相與詆而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三

笑之如見怪焉夫其始也必輕之以爲常然後其既也詆之以爲怪既以修謹爲怪必更以怡淫爲常犯上亡等亂賊叢生爲長吏者將若之何亦惟恥之而已矣而其恥之道則鄉約六論是其端也昔我妻祖五禾周公以名進士出宰固安邑人構誣鑿空扞綱伺旨者實繁有徒公以爲此不可以威勝也手註六論頒示四封躬率鄉約講讀有程勸懲有章觀者如矍相之圃恥不得與者深於嚴刑邑稱大治而妻父九水公躬承家教復手是編與鄉之良士共相激勵西鄙子弟悉化醇厚然後知天下有用之言卽天下之常言也今夫菽粟所以有用者以其常也雖有八珍不厭菽粟然當饑而食則菽粟之味有時過於八珍今以是書陳於放棄

六論之日其有當飢而食之思乎邇者吾邑黎公亦註六論躬率鄉約講讀勸懲其所以用民之恥者無異於公之在固安也第黎公之訓婉切而真摯固安之註愷易而簡嚴兼二書以立教以號於民曰從是者爲修謹否則爲亂賊民孰不樂爲修謹者非樂爲修謹乃其恥爲亂賊者也若夫聞修謹之言則輕爲常見修謹之士則詆爲怪彼何人哉豈知常不可輕輕之則必至犯上亡等而爲亂賊亂賊之民天下之至怪也身爲天下之至怪而不知恥乃反怪夫修謹者噫彼不知恥斯亦無所用其恥也已

送黎侯榮陞鞏昌序

國朝 劉作樑 邑人

黎侯理信州六載改令永新當極疲重困之秋望公如歲及下車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四

詢民疾苦盡除苛政其爲政也寬仁而斷明察而忠勤慎而廉比及三年政修民和制撫兩臺交章首薦辛亥春 天子察天下郡邑吏以公治行第一 欽獎卓異是歲六月擢鞏昌司馬尋奉

旨特賜蟒衣蓋古今異數也故事茂宰遷秩邑人脂車郊餞獨今日我公之遷軍民駭愾士庶怒皇咸曰 天子甯忍奪我慈父以予鞏昌我公甯忍棄我瘳人而往鞏昌相與炷香歛盟聚城隍祠者數十百人不呼而集翼日裹繭持蹠走洪都七百里伏轅門呼籲撫軍乞留久任詞甚懇撫軍諭以擢官無留疏例且賢令豈宜久屈百里趣百姓歸遂踉蹌還邑計不知所出有欲持三月糗入燕邯闔者有欲塞城門環守縣庭遮公出疆者有欲肖像祀公者

既而格於功令不得行乃捨地大呼天子果奪我公與鞏昌  
矣我公果棄我去鞏昌矣追思昔日流離楚粵誰招我徠我使歸  
故土乎展轉殍饑誰食我使獲更生乎漕困蔓延誰實甦之  
里戶倒懸誰實解之町疃鹿場誰爲廬居田卒汗萊誰爲菑畝  
虎誰制桑癩誰消岸獄誰清潢池誰靖濫賦誰蠲濫費誰省權斛  
誰正市價誰平保甲誰甯松楸誰保子弟賢者誰與勸不率者誰  
與懲甯越鞭撻誰與免詩書牆壁誰與恤乎思之思之來何暮乎  
去何遽乎益聞嫁女之家賀者至門三夜不熄燭思離親也娶婦  
之家賀者至庭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子於父母天性也然燕喜  
爲長憂思爲短故其愴懷不踰三日今公之行也銜新恩被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五

寵服事耀史册名重遐邇藩臬郡守以下咸纁幣餼牽以慶盛典  
獨新邑之人忽忽如有失皇皇如有望雖深山窮谷嫠婦稚子皆  
欲牽衣執裾展轉纏綿數月不止則後此無已之思更可知已雖  
然公雖促裝戒道夫豈恻然於邑人哉逝梁發笱邑人之憂亦公  
之憂也恩勤育子風雨飄飄邑人之憂亦公之憂也出柙破檻邑  
人之憂亦公之憂也扁鵲爲號儲延再生之命華陀爲陳登起三  
年之痼設令號病將甦鵲遂入秦陳痼未起陀已向魏此雖號陳  
之憂抑亦鵲陀之憂也且夫疾可易醫而已驗之方不可易民可  
更宰而已效之治不可更昔者南陽之民既有名父又望杜母頴  
川之民既有黃次公復望韓長公我公行矣倘其舊政告新前規

後隨鳴琴如故絃歌猶存離礎之兒不至斷乳繞樹之鳥復得投  
林則我公終愛新民之至意而卽邑人牽衣攀裾長留我公之至  
意也乎公之才猷上達宸聰既已錫袞行且仗鉞卽日建牙章  
江恩膏所施首及禾川送公者自崖而返而望見顏色慶雲甘雨  
依依猶在咫尺間也

禾川文會序

國朝李紱臨川人

西江山水竒秀擅東南其鍾於人也亦魁殊峭拔孤行仄出以文  
采成一家之說而不欲詭隨於他境之人其盛衰之迹嘗得而考  
焉三代以前南方去帝王之都蓋遠雖有達者名不上聞漢以後  
風氣稍開然自徐孺子以下至於劉遺民雷次宗諸君子率以清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辭

十一

風高節相尙未嘗以文字之末爭衡天下惟晦清節一集稍稍流  
露遂爲詩家大宗雖李杜王孟猶望而不能至意當日同棲遲於  
潯陽廬阜之間足與陶氏並行而湮沒不彰者固已多矣至宋始  
大盛至元益振至明而極宋有天下三百年皆以文章稱大家  
者六人自蘓氏父子外數君子者皆西江也他如晏元獻李泰伯  
黃山谷二劉三孔以及平園象山誠齋澹菴須溪文山疊山諸公  
任舉一人皆足以爲天下宗師蓋中原文獻盡在是矣元興以范  
楊虞揭爲四大家而西江得其三獨仲宏爲顯產耳有明以制舉  
業取士吾撫吳公伯宗用廷試第一人開一代之先而吉安一郡  
繼起大魁者至十有二人他郡則猶無論嗚呼何其盛耶盛極必



衰天道固然顧吾於盛衰之際獨有感也西江當吳楚之交其東  
爲揚其西爲荆東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萃於中者則  
爲撫西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萃於中者則爲吉故西  
江之盛也兩郡輒爲之先而後他郡環視而起宋之文倡於歐陽  
公吉也而吾撫王曾諸公和之元之文振於草廬邵菴撫也而龍  
劉諸君子奮於吉以助之有明則兩府代興焉成化以前盛於吉  
安而解大紳楊東里諸公啟其先隆萬以後盛於撫而陳艾章羅  
諸君子持於後其盛也與國相終今西江之文就衰矣衰極而必  
盛亦天之道也其將由吾兩府乎永新吉安屬也歲壬午韋齋張  
公來令茲士公故名家子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闢講堂與邑  
永新縣志

卷廿三

藝文志

文徵

十七

中學者討論文義明年具書幣走千里詣撫延某經紀其事余既  
重張公有見於古人化民成俗之大而又欲與永新人士講究吾  
鄉文章盛衰之故以應 國家之景運蓋期年而風寢盛觴刻課  
藝沛然可以復於古如周君滄際李君岸宗輩二十餘人尤後來  
之秀也又明年諸君欲因其居相近聲氣相洽者別爲一會共糶  
濯磨以益副令君鼓舞之意而問序於予因述西江文章之迹與  
其所由以盛衰之故以見吾兩府之人之有係於西江者甚大而  
益歎前人之勤如此爲其後者斯文之任咸有責也輒題會册之  
首以迎諸君之所甚盛而又以勉其勿衰

送朱邑侯謝政序

國朝 龍亭繡 邑人



之耆老紳士合詞而前曰宜述侯之德政於吾邑與吾邑人之不能忘侯者作文以垂諸永久是爲序

雙栢蔭蘭序

潘世恩 吳縣人

文生崑泰以雙栢蔭蘭圖求序於予且述其作圖之由曰先曾祖妣祖妣皆氏陳早寡守節祖父之歿也父生纔兩月撫養成立惟兩孺人是賴家貧藉紡績以自給後稍裕則出其餘貲拓家祠修古塚治橋梁道路靡善不爲嘉慶五年旌於朝曾祖妣年八十九祖妣年八十一皆及見五世道光二年蒙恩賜銀緞並給匾額曰眉壽延慶此圖所以誌也予思文氏爲吉州望族乃宋信國公之裔公以乾坤之正氣扶植綱常而流風遺韻遂能漸被其子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九

孫而浸及於閨閣理數之感召良非偶然方其矢志撫孤愴然一燈形影相吊不謂一轉瞬間門祚日昌曾元林立各享大壽疊被恩榮豈非天道之報施有歷歷不爽者耶生之尊人以歲貢授豐城訓導生兄弟五人生爲余癸酉選拔所得士後登戊辰賢書其兄弟或名列仕版或聲蜚庠序植品勵學以酬兩世之苦志者正未有艾如栢之貞本大而末茂如蘭之滋膏沃而馨烈且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斯圖乃其左券也予因重生之請而序之道光十三年癸巳五月下澣

送邑侯鄭少萊明府謝政序

劉可升

道光十一年鄭侯蒞我永新盡剔從前之秕政明年秋侯分房考

去不歸者四載邑人士惘惘然如有所失復任未幾茲聞侯又將  
謝政去計無所出乃相與謀於升曰侯去士民無所依盍請於大  
府而留諸余告以 功令不可則曰抑可使侯知吾儕之服其教  
而感其恩乎余曰是則可矣然古之贈別者大都歌以見志諸君  
試各言其意之所欲言吾將爲擇所賦焉則或作而言曰邑自丙  
戌大水爲災漸有逆賦而吏胥因緣爲姦逋益多甚且敢爲侵漁  
累百盈千侯則取積蠹之尤桀黠者痛繩之而賦以清茲非其明  
乎余曰是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也請爲之賦民勞則又或  
作而言曰自乙未丙申亢旱連歲不登民之嗻嗻待哺者環四境  
皆是也甚至轉徙他鄉操壺瓢爲溝中瘠去歲雖幸有年然以一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志文徵

二十

歲之入償二歲之負貧民仍覺拮据侯則力勸富人輸粟義倉爲  
水旱之備茲非其仁乎余曰是所謂迺積廩倉思輯用光者也請  
爲之賦公劉則又或作而言曰前邑侯武倡建秀水書院工將竣  
而武侯調任去侯繼至勸邑人捐貲置產以備脩脯膏火之資明  
年萃諸生講習其中侯月一課以文藝詳爲點竄示之憲又捐廉  
以獎勵之其所甄拔而裁成者四舉於鄉一投於成均非侯之誠  
於作人其能然乎余曰是所謂旣見君子錫我百朋者也請爲之  
賦菁莪則又或作而言曰吾邑學宮之不治垂五十年矣中間高  
某嘗一葺之而委任非人苟且塗飾不數年而輒壞侯顧瞻心惕  
諭有力能專建者許以上 聞邑劉某感侯德意遂舉殿庭祠廡

藏書之閣講藝之堂以及齋廚泡福煥然一新非侯之信以發志  
其能然乎余曰是所謂克明其德既作泮宮者也請爲之賦泮水  
語畢余乃遂言曰清賦稅廣積貯所以厚生也修橫舍闢講堂所  
以正德也二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是故孔子論治不越富教兩端  
孟子言王政亦惟井田學校今如諸君所言仁明誠信既得我侯  
之大則其他善政可無庸備述矣誠感恩而服其教乎視民不怵  
君子是則是倣吾請爲諸君賦鹿鳴曰然則先生遂無可更爲侯  
贈乎應之曰臣之業在九戩之卒章矣於是邑人士咸躍然而喜  
曰美哉誦乎真所謂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者也遂相與賦崧高而  
退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文徵

二十一

補遺

贈永新州判劉時中序

元李祈

濟南古稱天下名郡以鄒魯屬焉故也蓋自周公魯公敦行風化  
而禮讓信厚之俗素著迨吾夫子與顏氏曾氏子思孟子相繼並  
生於其間而千萬世道統之傳繇是而出漢興承秦滅學之後禮  
樂崩壞儒教泯絕而伏生以口授尚書爲千萬世經師之首其他  
醇儒莊士有節義名檢者無代無之信乎天下之名郡無以加此  
比年劉時中來永新判州事予以老病畏人不敢出與相見久之  
乃稍與語歷歷言齊魯間事與夫聖賢之世係封爵里居地里山  
川人物好尙如指諸掌問之而無不言聽之而無所倦然後知君

之所蘊者有非尋常所可及也君世家歷城爲濟南屬邑其先君嘗爲鄒魯儒官君自幼隨侍不出庠序故於俎豆禮文之事甚習及其壯也復隨侍南寧以蔭得永州東安尉涉歷險遠故於人情物理事變甚深今而來佐永新也安於貧而不求勤於事而無忽其歛於民也若不得已其奉乎上者若有所不及官無廢事而民咸安之蓋以君生長乎禮讓信厚之邦涵濡乎聖賢詩書之化而又嘗馳驅湖湘之間閱歷海桑之變故其見於容貌詞氣行事之際自有不可掩者雖然吾嘗誦夫子言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君之去齊魯也久矣世道之遷變也甚矣不知今之齊魯猶吾夫子之所謂齊魯者車書會同行且有日吾願從君諏之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二十二

送劉君守良任定州通判序

係馬通判前明及本朝皆有此職

明侍讀

劉球 安福人

永新與吾安福聯壤而習一故二邑士大夫宦於外者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履事功之所立蓋未嘗不交勗而爭先也况劉君易直以通敏才識遊大學十餘年固與吾徒往還密而相規勸之尤力者今出判定州則其守諸內而施諸外也當不在郡有司下然無言焉以贈之又將何以盡吾故鄉之情哉此諸君所以有詩予所以有文以附易直君之行李夫國之設司所以爲民也但慮乎理廢事者勢不逮於典國馬之牧力不逮於督國賦之輸或者有以爲吾民病遂各設官以司之本欲民之安也反致流於弊焉典牧

者惟求其馬息之日蕃而不念其民之困督輸者惟患其賦入之不給而不恤其民之貧至理庶事者亦曰吾惟事吾之事彼牧賦何與於吾哉官之署一而出政之門二民之家一而趨利之徒不下十如是而欲民之父子相親家人兄弟相聚不可得朝廷設官之意不已負哉夫惟以民皆國之民也役之不可以偏重事皆國之事也視之不可以輕使體歸一而令出不二然後民得其安而不負設官之初意易直君之効職於定也吾固知其有餘能必協和其僚友求如朝廷設官之意以公其政以安其民則不惟定之人士有賴抑亦吾鄉故人之所願望焉

譚婦貞節之碑

元學正 曹 裕 吳 八

人與天地並立而三豈偶然哉羣羣而生逐逐而死無得而稱焉者亦可悲矣唯節義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之死而能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格草木造物者藉之以神變化立人極也故長宏之血明如之塚叔先雄饒娥之得父屍南霽雲之半箭班班史册與天地相爲無窮至元十四年江南內附之後吉永新城中兵未息逃難者或依邑校覲自免有譚氏婦趙抱嬰兒隨舅姑同匿大成殿悍卒至殺其舅姑欲犯之不可臨之以兵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婦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誓不辱與其不義而生甯從舅姑以死遂與嬰兒俱遇害血被於兩楹之間者八磚去今六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有六年矣宛然若寫影在地體狀畢具見者莫不神竦髮立凜凜若有生氣先是有疑爲幻妄者磨以沙石不沒復鍛以熾炭火滅而迹愈顯然後知節義之在天下有非人力所能廢者於前史尤信至順中州侯郭彧欲表而祠之未果而去職至正二年朝使王克敬欽奉上命來是州治田賦孟秋告朔奠謁已與輔行孫伯善暨州長佐貳徘徊俯視咨嗟歎息顧謂州判官陳沐曰表節義有著令人倫風化繫焉乃謀圖其迹於石曰貞節之碑俾裕書其概裕惟隆古盛時禮化涵濡節義粲然於人心凡有血氣者與知與行豈有他哉世降俗遷逸居無教始有不忍言者况乎顛沛流離之際而之死靡它之念舍生取義之誠確乎其如此吾想斯時



城屠且燬蕩盡於閭閻者知幾何人未始有異也駢死於鄉校者  
又幾何人亦未始有異也斯婦也罹鄉井之禍痛舅姑之殞有孔  
堂以爲之依歸其慷慨就死所謂得正而斃者此心固已質之聖  
人而無疑矣魂遊魄喪斥地不磨洋洋在上實監臨之豈非造物  
者藉之以神變化而立人極也哉繼自今樹之風聲州之民間居  
族處其必曰此婦人也遭時不幸室家不相保從一之義蹈白刃  
而不渝其流風餘韻至今尙能使人嘖呼興起今而幸生大平無  
事之時夫夫婦婦父子子兄弟弟耕田鑿井休養生息所以  
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誰之賜與天理民彝萬世一日盍相與明綱  
常而崇禮讓以無負上之人風厲之心將見比屋可封則是舉也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志

文徵碑

二

知縣胡侯德政碑

明龍遂邑人

邑侯胡先生諱偉字邦奇楚京山人舉進士今上龍飛初筮仕爲  
永新令既六載擢潁州守去今四十年矣邑人思先生之澤至於  
今不衰今年夏四月吉郡別駕李公九鼎先生門人也行部永新  
疊疊言先生行事於吾邑長郭侯天祿謀所以著之久遠者郭侯  
曰先生誠良吏可風我後人業已入名宦歲有常祀矣邑人思先  
生不忍忘欲請立石紀其惠政公苟從民之請似亦可以昭先生  
令德而紓公之永思也李公韞然曰善哉乃貽書徵言於予曰知  
先生者莫如君不可無言予諾曰然請誦其大者邑故患田賦弗

均先生慨然奉例量田豪強不便者胥動浮言適上官臨邑搖於先入之言欲沮其議先生毅然力爭曰非量田無以活窮民連賦日積將不可支矣由是卒行其言先生不顧毀譽利害身任之無毫髮私因田以定稅因稅以平徭不浹歲告成邑之轉徙者相率復業樂生卽予族人之被其德者爲立木主歲時私祀之至今可以觀其餘矣鴻雁之詩庶幾先生無愧乎邑俗多告訐先生剗割若迎刃庭無滯訟吏民不忍欺與學勸農積穀賑饑鋤強剔蠹獎善扶弱處官事如家事蓋以易直豈弟之心持廉勤公平之政所居無赫赫聲而境內又安頌聲洋洋卽單父中牟之治何以過之古所謂循吏功施於久遠非邪然敦樸伉直不比周荀合故賢聲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三

雖著而推轂者少歷再考乃遷以川守去去之日民遮道不忍別先生蹙然曰吾知爾民苦灘淺之輸之糶方上聞而未報奈何蓋邑民病此久矣曩賢收長暨諸鄉先生每惻然隱念惜其中格先生獨若桐瘵在身爲民敷奏移勘未幾而忽遷去至今民有餘思乃後數年民奔走上請曰法施於邑祀之若胡公可無祀乎由是以名宦春秋俎豆焯然爲邑長吏標式茲李公復爲立石紀休美於無斁而郭侯成之謂非天將彰先生盛美以啟後故藉手於今一二君子耶嘉靖壬戌冬月

知縣陳侯去思碑

伍 令 安福

永新令陳侯之治其邑也既三年民私計侯政成將羽儀於天朝

矣相與咨嗟弗置曰侯卽去誰爲繼者未幾銓司果上奏以侯補刑部主事將行民攀卧不忍其去旣踰月諸生有介耆民數輩詣予乞文記侯績者予雅未識侯然聞其賢舊矣乃進生而諭之曰侯去邑且有日若生與耆民何慕之久而不忘至是請言其概生日然始侯之蒞邑也思吏牘政本所出患弊蠹莫可除也則稽故牒蠲冗籍條其先要簿正之吏循次上署巧宿無所寄其欺矣憫盜之殘民或蔓而及於良也則殲其渠慙不深治其黨從今盜皆有<sub>十</sub>所畏而不敢肆邑里幸無戎夜恤矣厭民之囂然訟而傷理化也財燭照而斤割之或徐聽其自釋弗氏罪今寃者雪梗者馴刑罰悉清於庭矣知漁獵吾民者有豪猾則殄巨孽摘幽伏使兼并息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四

而奇表革今境內順服紀法飭然振矣繇是酌行藍田約以廣導廸增置邑社學以教鄉子弟期積久則成周黨庠術序之風可興焉乃復汲汲爲儲蓄計倣宋朱子崇安遺制社倉積穀歲饑則以賑貧貧民申平糶之令禁強販之擾境內賴以安堵卽古荒政之能預豈過乎至慮賦稅爲民病也則遵條編之議定畫一之規征心歸甲輸罔後期剔往弊革餘耗故輪年無負販之憂排戶獲欣納之願徭役適均優恤有度不假笞扑而賦完後先催科之法計莫有善焉者矣侯去而美政雖存誰與修而行之吾民子孫孫子所恃以爲休養生息謀者侯皆力行之其忍旦夕忘之也乎余曰果哉侯之殫心成永新治宜爾士若民欲永其績於去後之記也

其非偶然之效耶夫良吏無赫赫之功而多遺聞闢之惠自昔史傳所載其人可得而稱矣侯之政不其近之哉予愧無文何以塞生之請姑因所聞詳述之俾爲後之吏茲土者勸且使職民風之問者其采焉爾侯名三謨字汝明浙之仁和人嘉靖乙丑進士其大用蓋未艾云隆慶己巳秋月

尹節母配祀貞節祠碑

劉光震 邑人

節義之重也世不得之無以植其綱維天不得之無以運其元化蓋自頑懦接踵於世盡帝王師相撐持之宇宙忽破裂無存盡日星雲漢華嶽河海昭回奠麗之世界忽黯慘無光天故時時特生一節義之人堅挺其間卽洪濤漂岳終不能撼功在人心世道如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五

前旌南車有所憑籍默回其破裂黯慘之運此不能多得之丈夫豈容概責夫女子而與是數也則其歷孤危不堪之况與窮苦無聊之景而後成者乃任其湮沒無所以報之哉天又時時特鍾一護持節義之人樂與表章而成就之舉百年將絕一日未明之踪使之長留天壤而見者聞者有以發其憑弔興起之念其功較節義之人更大也禾川自譚貞烈以大節顯芳魂周天遺範淑人先後以節著者邑乘所載得三十餘人而建祠以祀者八人亦云盛矣張母尹孺人乃其最後起者乎孺人年二十二稱未亡人撫遺孤形影相弔舅姑父母欲奪其志矢死靡他茹荼若飴殆三十年雖不必截髮毀形外博名高而刻肌誓膚内存至性咏歌遍

名世之彥華多來當路之衰真無愧於貞烈而有光於八人者也其孤士讚陟屺興哀感節隕涕泗有美弗彰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母於廟邑侯管神君傷教化之不下途欲揚先烈磨礪後起一時士大夫哀生之志慕侯之誠稱引母節以從祀請朝議而夕報可督學下其牒如議先是八節祠圯侯採清議新之至是孺人俎豆其間是豈有所爲而然乎蓋網維不可一日不植而元化不可一日不運也尹孺人以三十年殉之而夏之日冬之夜皆植而運之之時張生亦以數十年殉之而處若忘行若思皆植而運之之意然時已耳意已耳使天不以我侯畀新邑誰能爲之表章縱有意表章而托於鄭重其事議以築舍請同轉石累費時日將如潦水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六

歸壑不可復矣今天幸遣以我侯俠骨烈腸一世同歎故斷然行之而不疑令人知節義有憑而頑懦無據相與發其憑弔興起而不敢爲破裂黷慘之事其以植網維而運元化豈尠哉予嘗謂李堅貞垢衣塵面以絕夜夢孺人志可質幽俊鬼不能入矣丁河內刻木設像以當定省張生祀在千秋聲容不必彷彿矣趙天絳嘉林氏之義樹表墓側以供徘徊我侯規模宏遠一字一言無所賴矣於是以碑而誌之且係以詩使歌以祀神而風勵焉亦禮官之責也其辭曰 節義之生自天所申三靈克畀爲世鳳麟峩峩貞烈愧二心臣歷禩數百血影未陳八節先後俱潔其身孰鼓孰舞氣干星辰建祠宮墻明禋無垠孺人後起克紹前貞涼屋夜月秋

風鬼憐孤情獨意不吟不呻已三十年如閱少春孤上其節黎獻  
士紳僉曰可祀墮於無負天命管侯來令茲新有奇必著頓拭埃  
塵雖闡前烈實相下民並八而九接其芳隣有輪有奐爰及門闈  
擊鼓於堂其音磷磷酌彼兕觥其味醕醕千秋萬歲來格無嗔我  
作是詩以告後人

邑侯張公去思碑

國朝 賀朝任 邑人

張公治禾三載禾人德之蓋公之撫循乎民者不啻乎母之於子  
也甲申歲大稔邑之西鄙界楚攸有一二不逞之徒因糴格鬥公  
遂以是掛部議去官公視之恬如也禾之人一時聞之周章倉皇  
奔走叫號如慈母之去弱子然於是士者集於學農者集於野商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七

者賈者集於市著土雁戶者疲癯而殘疾者與夫方袍員頂黃冠  
而紫衣者各集於其處共謀所以留公或者曰其閉市便予曰何  
如其上請也或者曰其塞門便予曰何如其籲之九重也於是少  
者壯者遂相與舉大旗連巨艦蔽江而東而老者弱者則相與負  
土築壘以填車蓋所出之門公朝夕步行闔闔多方慰藉幾及一  
月而民終不忍聽公已而相聚而泣泣而思思夫前之日圖土有  
士宮墻無士今何其弦誦盈耳篋鼓鏘鏘也思夫前之日犴狴有  
民井疆無民今何其囹圄草滿村社花封也思夫前之日白晝攫  
金於市狐鼠飛而螫人今何其夜戶不閉而高枕無憂也誠以公  
之居己也廉廉則儉儉則使民有餘財其存心也惠惠則寬寬則

使民有餘力以惠廉而佈爲政事其美蹟固有未易悉數者卽如  
錢糧有幫費公費名費之不一也公則令民自封投標而無額外  
之征漕米有樣米耗米淋尖踢斛之各弊也公則令民自行平蕩  
而無額外之擾聽訟則謝絕請託有所呈訴則假以令色誘以溫  
言俾得各盡其辭間有不直稍示蒲鞭受者亦莫不心服造士則  
杜絕奔競優禮相待每月一課甄奇拔異捐捧誘獎所梓制藝遠  
邇莫不奉爲章程早魃肆虐公則屏騶從暴赤日中躬爲祈禱卒  
之精神所感遂獲甘澍甲申夏偶爾谷價暴踊民持錢入市無所  
得公則倒廩勸糶捐囊買米在城則計口發穀在鄉則論甲散糶  
以此而全活者不啻數千萬人公之撫循乎民者如此宜民之以  
人無疆有譽輿人誰嗣有歌知與此石並千古已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八

義士劉彥武傳

明馬 邑人

石塘公諱彥武姓劉氏予里花溪人也劉氏與吾族世聯秦晉好  
鉉叔御史體哲公聰繫公外甥居同里交最厚又以親戚故往來  
無間公先世儔字公權篤於孝友崇祀忠孝祠儔子中齋公鑑官  
四川射洪縣令有善政民廟祀之鑑子洙號省號登宋嘉定甲戌

進士初任嚴陵轉黃岡歷官至淮西憲使晉朝奉大夫眞寶閣爲  
一代名臣洙子概歷常甯丞擢通直郎賜緋衣亦能繼祖父業越  
數傳至石塘公公事親孝與兄聰宣及弟從俱以友恭聞綽有乃  
祖公權風且慷慨好義幼習舉子業有志進取屢不得志於有司  
遂息心而寄情山水家貲饒裕雅好施與遇貧乏者周給之無難  
色成化五年朝廷軍旅數動四方水旱盜賊所在皆是上分遣重  
臣詣州縣民出粟應上公慨然首義捐米二千餘石助賑嗣吾郡  
樂捐如公者多至十餘人皆公爲之倡也時督撫上其事於朝帝  
甚嘉之賜璽書建坊例授廸功卽用以旌義而勵俗嗚呼富而慳  
者以錢穀爲性命平居視人之急漠不相恤家有倉廩厚積曾不  
肯拔一毛之利鄰有飢寒流離終不肯捐斗粟之資卽或朝廷勸  
義其樂善之心非不油油然動然慳吝難破欲予又靳望其出數  
十斛以相助尙難割愛矧多至二千餘石委之如泥沙乎聞石塘  
之風可以慨然興矣彼其所以樂助者實出天性非爲要榮誠以  
周急濟窮仁人之心所不能已况有在上者爲之勸導尤義所當  
遵者粟米固不足論也宜其克昌厥後子男五稟裕璉城皆卓有  
賢聲次子祥字廷瑞號盤谷爲我門下士所與遊皆當時知名見  
貢於朝授戈陽訓導戈陽之士咸宗之愈篤於文行文孫十八人  
俱穎異多習儒業行望吾里稱爲十八望云

廣西巡撫忠節龍之虬傳

賀貽孫

永新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志

文徵

九



予友吉水劉安於爲予言先明之季有忠臣龍伯子開府粵西死  
難者永新人也子與伯子同邑曾識之乎予曰不識也子何以識  
之安於曰予聞之中表楊子治名鑑者子治宦於粵西其弟鍾字  
子辨爲粵西巡按御史死難最烈子治棄官歸吉水剪髮入山三  
十餘年矣其在粵西以伯子同郡賢者矢志殉國譬諸蘭荃其臭  
味同也暱而好焉伯子死子治哭之哀粵人尤憫而哀之蓋其忠  
義感人深矣予聞其言旣而詢其族之耆舊與其子若姪始得所  
詳而敢不傳之謹按公姓龍諱之虬別號振藻伯子其字也永新  
北鄉市田人家貧游學粵西後由鄉貢遂宦粵累官至藩司亡庚  
年間孔友德帥兵攻粵西所向披靡莫敢與抗上命擇重臣督兵

永新縣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徵

十

柳慶以扼敵勢舉朝矍眙無語乃擢公爲副都御史巡撫廣西開  
府於柳慶公奉命單騎星馳至任是時柳慶人心已冰解矣公下  
令招兵徵餉無有應者以之得殘兵二千人公親率之濬濠築壘  
集矢石爲戰守具甫四閱月而桂林城陷報至有勸公棄城去者  
公拔劍叱曰城亡與亡吾分也敢言去者齒吾劍旣而敵兵集柳  
城公以忠義鼓勵人心晝夜捍禦城陷復全者數四有叛將陳金  
舉爲敵內應開門迎降公遂被縛恭順愛公才解縛欲大用公公  
抗顏不屈恭順怒因推出斬之忻然就戮顏色不變有絕命詩藏  
衣帶間云背君失節做體辱親不忠不孝賊子亂臣我懷徃哲信  
國忠勤危疆盡瘁豈敢愛身斷頭剖腹庶幾古人其夫人朱氏同

時殉難柳人惜之收其夫婦骸葬於鵠耳山賀生曰甚矣死之難也非死之難死而獲傳焉之難也變革以來忠義淹滅者眾矣卽如吾郡死事諸公其姓名已傳者僅進士數人而已非進士而起家諸生雖貴爲開府如龍伯子爲巡按御史如楊子辨不獨史不遍書謚廕贈恤不遍及卽其鄉人亦不遍聞向微子治吾畿不知有伯子矣吾尙不知况吾鄉人哉嗚呼方承平時進士諸生相視不啻天壤及國變孔亟而忠臣之傳與不傳猶關資格世情如此可勝嘆哉